



古岳 著

坐在菩提树下
听雨



古岳 著

坐在菩提树下

ZUOZAIPUTISHUXIATINGYU

听雨

 青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坐在菩提树下听雨 / 古岳著. —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18.5

ISBN 978-7-225-05570-1

I. ①坐… II. ①古…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11315 号

坐在菩提树下听雨

古岳 著

出 版 人 樊原成

出版发行 青海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西宁市五四西路 71 号 邮政编码: 810023 电话: (0971) 6143426 (总编室)

发行热线 (0971) 6143516 / 6137730

网 址 <http://www.qhrmcbs.com>

印 刷 陕西龙山海天艺术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90 mm × 1240 mm 1/32

印 张 7.125

字 数 150 千

插 页 12

版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5-05570-1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献给天下所有的父亲母亲和他们的孩子

自序

多年以前，我离开了父母，离开了家乡。多年以后，当我终于踏上返乡之路，回到父母身边时，父母却离开了这个世界。

“在一场接一场的绵绵细雨中，抽空写下这些文字时，我曾想到过这样一个问题。记得从中学到大学，我从课本上读到过很多篇‘我的父亲’或‘我的母亲’这样的纪念文章，无一例外，文中所写父亲母亲皆非凡俗之辈，要么轰轰烈烈，要么惊天动地。每次读到这样的文章，我总能潸然泪下，除了感动还是感动。那时，我就想，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写这样的文字，因为自己的父亲母亲太过普通和平凡，没有什么值得写出来让全天下的人去读的。而且，我相信，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人一定有过和我一样的想法。因为，普通和平凡的人毕竟是人群的主体，能活到轰轰烈烈和惊天动地的人毕竟是少数。所以，即使自己大半生以写作为生，也从未有意留心或铭记过

父亲母亲曾经的那些往事——譬如，在那些饥荒的岁月里，他们食不果腹和衣衫褴褛的情景。可是，在为普通平凡的父亲和母亲写下那些文字时，我才意识到，其实，普通和平凡可能更接近生命的本质，也更具有人性的意义；也才发现，其实，你并不曾遗忘任何曾经的往事，所有的记忆都依然鲜亮如初，尤其是有关人生苦难的记忆，几乎所有的细节都不曾遗漏——而正是这些记忆构成了我短暂人生的清晰坐标。”

这是我在《父亲母亲的雨季》中写下的一段话，它道出了我写这些文字的一个理由，可以看作是我的内心独白。有时候，我发现写作其实是一件非常私密的事情，你得从内心深处一点点勾勒出深埋已久的那些记忆，而那些记忆可能是你的个人秘密。那感觉就像是自己揭开一个个不忍目睹的伤疤让别人去看，所有的疼痛只有自己知道。继而，我还产生了一个疑问，你为什么要“恬不知耻”地将自己内心的伤痛公之于世，让人去读呢？坦率地讲，我并不知道答案。如果我知道答案，可能也会发现写作不仅有其私密性，而且其过程还非常残忍。要是那样，我可能就没有勇气继续写作了。这也许正是我还在写作的原因——或许，写作原本如此。罗马尼亚作家埃米尔·米歇尔·齐奥朗在一次访谈中说：“我相信一本书真的必须是一个伤口，必须改变读者的生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

当我决定把这一组有关父亲、母亲的散文结集出版的时候，一反常态，想自己为它写一篇序言——此前，我从未给自己的书写过

序。总感觉,那会有画蛇添足或自卖自夸之嫌。这一次稍稍有点不同,这里所收录的文字大都写于我父亲、母亲病重的时候。期间,我先是送走了母亲,紧接着,父亲再次病危。整日守护陪伴父亲、母亲的日子里,我想过很多事,但想得最多的却是生和死的问题,因为,这是我每天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想得多了,就有了一些零散的体会和感受,有空闲的时候,便把它记在本子上,而后又整理成了一篇篇相对独立的文字,感觉它们应该算是散文,是一种非虚构写作。虽然是有感而发,但一开始也是随性而为,并未打算要出一本书。直到有一天,我把这些文字收集到一起时,才发现,它们已经小有规模,而且,基本上都围绕着一个主题。主题性写作是我一直努力尝试的一种叙事方式,这当然是一种冒险——觉得这样的写作可以使写作者在某一段时间、某一个领域内会有一个深入地开掘,因而可能会有一些意外的发现和收获。集中地展现一个主题,并就这一主题进行持续的思考和写作,还可以使写作者有可能进一步完善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和叙事策略,进而架构自己的语境时空,拓展书作者自由驰骋的精神疆域。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组散文的写作,对我具有探索意义。因为除了个别篇目,绝大部分文字都是在一段时间内集中写作完成的,这些文字内在的精神品质具有相互接近和照应的特征。篇目之间既各自独立又互为联系和延伸,自始至终,叙事主体和母体都没有改变,叙事的连贯性和内在逻辑一直在延续,因而也可以看作是一个整体结构的非虚构文本。

我想要说明的一点是，这组散文中的个别篇目，由于父亲的突然离世而终止——也许有一天，我还会继续往下写（但肯定不是现在），也许就此打住也未可知，譬如《乌鸦的秋天》和《春天已经来了》。前者从去年秋天就开始写了，写到一半时，父亲病危，心乱如麻，无法继续写作，就搁在那里了；后者起头的时候，父亲已经在弥留之际，而后父亲离开，我得操办后事，之后也就没有了想继续完成它的想法，因为我想要表达的一切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至少对我父亲来说是这样，也就不去管它了。

我在《乌鸦的秋天》中写道：“一场秋雨过后，夜里起风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发现门前的空地上落了很多树叶。田野上一派肃杀，远处山坡上的树叶好像比前一天更黄了。如果此时走到山上，置身于茂密的山林，便会听到无边落木萧萧下的声音。

不知不觉中，秋天已经来了。

我正立于门前，望着远山时，一群乌鸦从天而降，飞过村庄的上空，落在不远处的几棵杨树上，呱呱呱呱地叫个不停。而整整一个夏天，我从不曾看到过它们的身影……”

在《春天已经来了》中，我又写下过这样的文字：“‘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这是雪莱的名句。在过去这个漫长的冬天，我时常会想起这句诗，并用它来提醒自己，冬天终究会过去，春天总会来临。明后天就是丙申年的惊蛰了，这意味着蛰伏了一个冬天的万物都要苏醒过来了，冬天已经过去，春天就要来了。可那又怎么样呢？

当春天真的来临时，我才发现，我并不是在渴望春天的到来，而是在盼望父亲的身体能有所好转。但是，父亲并不是一片封冻的土地，也不是一只冬眠的虫子，而是一个百病缠身的老人，对他而言，人生的春天早已成为过去，秋天也已接近尾声，说不定，这个春天就是他人生的冬天。他好像早已准备停当，即使在一个万物复苏、百花盛开的季节，也可能随时进入永久的休眠——当然，也可能是永久地摆脱季节的轮回。他准备要去的那个地方，也许并没有季节的变换和岁月的更替，也许只有春天。”

对一个写作者而言，很多时候，重要的是一种写作的状态，而并不是他会写下什么，或者是否会完成每一项写作计划。有些文字注定了只有开头而没有结尾，这就是为什么几乎所有的作家都会留下未完成残卷的缘故。而关于文字本身，我不想多说什么，这是我一贯坚持的一个原则。我想要表达的一切都已呈现在那里，如果还不够，那说明写作本身还有问题。如果是那样，就是一个缺陷，那并不是用写作之外的其他方式就可以弥补得了的。我想要说的是，这样一种写作对一个写作者而言，无疑是一次艰难的跋涉，无时无刻不在经受灵魂的煎熬。我在这些文字中集中地探讨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生与死。我感觉就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表达甚至与写作无关，而是关乎人生，关乎人性，也关乎人群，甚至关乎当下整个人类社会的伦理体系。

我在《父亲的病房》一文中写下过这样的文字：“无论父母还是孩子，我们有必要时刻记住的是：有一天，所有的老人都曾做过

孩子；有一天，所有的孩子也都会变成老人。一个老人从一个孩子身上看到的的就是他的过去；一个孩子从一个老人身上看到的的就是他的未来。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所以，对任何一个人来说，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我想应该是，既要善待过去，也要善待未来——这句话反过来说也一样。”

因为，终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会死去，而且，每个人都只有一次死亡的机会——即使他曾很多次面对死亡，所以，在我们还好活着的时候，就该对这个问题引起足够的重视。

我在《每个人都只有一次死亡的机会》一文中还写过这样一段话：“人并不是突然死去的，生的开始也是死亡的开始，生的终结也是死亡的终结。人一天天慢慢变老的过程，是生的过程，也是死亡的过程。如果人生是一棵树，那么每一片树叶就是每一个日子。每一片新长出的叶子都代表生，而每一片已经凋零的叶子都意味着死亡，无论它长出多少叶子，最终都会落尽。”

凯尔泰斯·伊姆雷说：“人们偶然地降生，偶然地存活，并合情合理地死亡。”他认为，对死亡的恐惧是在善意地提醒人们对死亡和思考还不够透彻和充分。在他看来，死亡不仅是创作之道和生命之道，也是抵达自我的意义，“人类准备死亡，就像准备创作最后一件作品。”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才决定将这些文字辑录成册。尽管，文中写的大都是我父亲、母亲临终时的事情，五味杂陈，但是，由此想到的一些问题却有着更加宽泛也更加普遍的意义，它适合于天下所有的父亲母亲，也适合于所有父亲母亲的孩子。

进而，我还想到了另一个问题，一个写作者写什么也许并不那么重要，为什么写作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也就是说，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写作者是一个写作者必须认真对待和深入思考的一件事。从这个角度反观自己的这些文字时，我稍稍感到安慰的是，自己还能坦然面对，觉得自己从不曾纯粹为了一己私欲而写作。

乔治·奥威尔曾这样描述完成一本书的挣扎过程：“写书就像经历一次可怕的、筋疲力尽的挣扎，像生一场漫长而痛苦的大病。如果不是遭受既不能理解又不能抗拒的魔鬼驱使，没有人会去做这类事情。尽管每个人都知道这个恶魔完全无异于婴儿为引起注意而啼哭的本能。除非一个人能承受抹去自己个性的长期斗争，否则，他根本写不出一些可读性的东西。”而我不仅受到了“魔鬼”的驱使，也受到了父亲、母亲所遭受磨难的启示。虽然我写的是我的父亲和母亲，但因为每个人都有父亲、母亲的缘故，这些文字也可以看作是写给所有的父亲和母亲的。

所以，在这本小书的扉页上我将印上这样一句话：献给天下所有的父亲母亲和他们的孩子。如是。为序。

2016年5月写于故土老宅

目录

清明	/ 1
杏子黄了的季节	/ 11
马镫与火盆	/ 24
坐在菩提树下听雨	/ 32
最后的麦草垛	/ 45
左也菩提，右也菩提	/ 56
父亲母亲的雨季	/ 67
父亲的病房	/ 78
家有猫狗	/ 87
每个人都只有一次死亡的机会	/ 98
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面镜子	/ 108
父亲想念死亡	/ 114
死神的絮语	/ 124
无药	/ 133
雪天，思绪漫无边际	/ 141
随处可见的那些图像	/ 150
时间不止是一道划痕	/ 158

阅读死亡	/	165
等往事回来	/	171
等待花开	/	180
怀念猫	/	192
野草疯长	/	200

清 明

几乎每年清明，我都要走那段山路，到一个只属于自己心灵的地方，那个地方埋着我所有的祖先。之所以说几乎，是因为有个别的年份我没能走到那段山路跟前，或许也在路上，只是离那段山路很遥远。

记得从很小的时候，我就已经走在那段山路上了。

一开始的记忆里，在所有走在那段山路上的人中间，我是年龄最小的那几个成员之一。走在最前面的一般都是年龄最大的，跟在那些长者后面亦步亦趋的是一些成年的男子，再后面就是已经出嫁的女宾——这一天，也从山乡各地专程跑回来走那段山路。我们这些愣头小子和毛孩子就掺杂在那行进的队伍中间，一会儿蹿到最前头，一会儿又在半中腰，快到目的地时，我们一般都会落在最后。

后来，走在最前面的那些老者就一个一个地不见了，几乎每年都会少一个两个的。他们最后一次走过那段山路之后，就永远留在了那里。最后一次走那山路时，其实，他们就只剩下一把骨灰了，是由子孙们双手捧着他们走完最后一段山路的。我想，其实，在子

孙们将他们的那一把骨灰护送到那里之前，他们就已经先期抵达那里了。

于是，山路上行进的队伍次序就有所改变，一些后继者就会替补到队伍的前列，一些孩子们又会替补到靠前一些的地方，他们原来所处的位置又会有一些新的孩子所填补。

这样几十年走下来，原来走在前面的人就越来越少了，一个个地突然就从你的前面消失了，不见了。队伍后面新增加的一些面孔里，有越来越多的人，无论如何你都不可能一一叫出名字的，尤其是他们的乳名。

那段山路说长也长，说短也短。说它长，是因为我们所有的族人都会用一生一世的时间去走那段山路，直到走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才算走完。我们用一生一世的艰难跋涉，为的就是最终走完那段山路，好像从一开始走那段山路时，我们并没有一直走到尽头，有一天，我们会突然发现，已经快走到头了，就用最后的一点力气，往前挪动了几步，就到尽头了。说它短，是因为它顶多也就一两公里的路程，再慢，一个时辰之内也会走到头的。

一年一度，每年清明，我们都会如期而至，走那段山路。当然，我们所有的人也并非只在清明那一天才走那段山路，留在村庄里的人，其实一年四季都会有很多机会从那山路上走过。但是，那好像都不算数，还必须在特别约定的日子里专门走一趟。即使我等这些在外漂泊的族人，因为要回家，有时也会在不期而至的季节里，回到那一片山野，从那山路上走过。于是，我们就看见，每年夏天，

山道旁都开满了野花，山坡上都长满了绿草。还有天上的流云，地上的黄土，这些仿佛都没有丝毫的改变，惟一所改变的就是走在那段山路上的人。

当然，有时候，我们也会因为一个突如其来的变故，在任何一个命定的季节和日子里去走那段山路。一般来说，那都是由曾经走在最前面的那些长者的亡魂所召唤的，无论身居何处，我们一般都能听到那召唤。而一旦听到那召唤，即使再难以脱身，走再远的路，我们也会在指定的日子里回到那山乡，为亡故的族人送葬。而亡者，已经从那段山路上一步步走过去了，走远了，剩下的事情就用不着他操心。

剩下的事就是葬礼。藏人对亡者大凡施行天葬，也有一些地方施行火葬，但一般没有坟地，骨灰要抛洒到江河、湖泊或者草原和山坡上，还有少数藏人也是火葬，却多了一个坟地，虽然不曾考证，但我肯定，那一定是受了汉文化的影响。我们就是这样一群藏人。一个人亡故之后，先要给他净身收骨，尔后放到一个塔状的木头箱子里。那木箱子做得像一座房子，如果上面开一扇窗户，再有一扇门，就俨然一幢童话世界里的小木屋。小木屋中的亡者呈蹲坐状，双手合十放在胸前，听说婴儿在出生之前就是这个样子，离开人世的时候他又恢复到最初的样子了，这样一个人的一生就算是圆满了。遗体安放停当之后，还要在家里停放几天，供族人祭奠，并诵经为之超度亡灵。具体停放的天数根据季节和时间以及亡者的生辰八字等推算而定，一般都定在第三天下葬，特殊情况下，停放的时间会长

些，但很少超过七天。出殡时，先要火化，没有固定的场所，族人之外的乡邻在某个临时指定的地点用土块垒一个空心的塔，塔分上下两层，上层用来安放亡者的遗体，下层是用来燃烧柴火的。随着火焰的升腾，塔顶就会飘起一缕青烟，那可能就是亡者的灵魂。次日，族人就到火化的地方，把骨灰装到一个精巧的木匣子里，拿到坟地去埋葬。

于是，那山路上就出现了送葬的队伍。我和我的族人就这样一次次走在那山路上。亡者的肉身就归于尘土，亡者的灵魂就归于宁静。一个藏人的葬礼上，相对于灵魂的安顿，亡者肉身的处理和安葬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就在他死亡的那一刻，他的灵魂就已经离开，肉身作为灵魂躯壳的使命已经完成，而灵魂本身还会继续它无尽的轮回。通常来说，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人肯定愿意相信“死亡是一次伟大的冒险”，就像电影里说的，但我却以为，死亡正好是一次漫长的历险和另一次漫长历险之间的一个连接点，一个渡口。

相对于今生今世，我们对自己的过去和未来都一无所知，前世和来生都是一个谜。如果回头是岸，前面就是汪洋，你要过到对岸，就需要一条船、一只筏，要是什么都没有，你就得有一身渡江的本领才行。否则，你会被洪流冲走，你会被冲卷到什么地方，更是一个未知的世界了。走在那山路上时，其实，我们正在护送一个灵魂去一个渡口。他要从那里慈航启程，抵达彼岸，尔后开始新的历程。

回头想想，走在这个队伍里的人就像是在接力赛，接力棒从这一代人传给下一代，再由下一代传给他们的下一代，依次循环往复，